

# 2025年山西网络文学观察

何亦聪



由《三国演义》悟人才观

郭俊生

初读《三国演义》是12岁那年,当时看三国是欣赏故事,特别是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和关羽的忠义,常会使我热血沸腾。

后来参加工作再读,方读出些名堂,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研究一些问题,客观地看待这些鲜活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功过是非。

退休后再读,才觉这部名著是一部人才战略大书。魏蜀吴之所以在群雄中崛起,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无一不是靠博大的人才战略。说到底,一切大比拼,是人才的大比拼。

曹操“唯才是举”,不拘一格选人才。才用其长,不求全责备,战将千员,谋士如云,故能够一统北方,称雄天下。郭嘉一介文弱病态书生,其行方不拘常理,落拓不羁,很不被人看好,但曹操慧眼识才,将其清出,最终成为魏营第一谋士;陈琳在袁绍帐下时曾将曹操骂了个狗血淋头,然而曹操不计前嫌袁后重用陈琳;张辽、徐晃本为降将,曹爱其才不斩而礼待,此二人皆成为曹营悍将;张绣出尔反尔,先降而反叛,杀曹操子,可谓深仇大恨,再降后曹操居然还能容忍,其用人气度绝非常人可比。

刘备“求贤若渴”,见才眼开,不辞辛苦,礼贤下士。他精于人才战略,以情动人,以信用人,三请诸葛亮出山,在历史上传为佳话。故孔明鞠躬尽瘁,辅佐开创蜀汉基业,死而后已。得知庞统乃当世凤雏,刘备便前去相请,委以重任,庞统终得其所用并慷慨赴死。正因为这样,刘备才得以手下拥有有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由小到大,以弱胜强,自立为王。

孙权“用人不疑”,不唯年龄,不唯文凭,不看地位。深信“得人者昌”,唯举贤成风,人才辈出,故能雄踞江东。周瑜之后有鲁肃,鲁肃之后有吕蒙,吕蒙之后有陆逊。人人都有重大建树,周瑜赤壁显神勇,鲁肃联刘抗曹大智慧,吕蒙白衣渡江巧用计,陆逊火烧七百里,都成为千古流传。

演义三国看古今,当今时代更是人才竞争的社会。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才是第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才,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当然,人才的重要性人人知道,都可以娓娓道来,但是如何任用人才,特别是将人才资源作为战略资源来谋划,培养、重用创新型人才等一流人才,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

选人用人,应该做到慧眼识才。人才有的是,就看你会不会识、愿不愿意,识才不要求全责备,不要戴上有色眼镜凭主观臆断,凭表面印象,眼睛总在身边人之间扫来扫去,视野不够开阔。才尽其用。大材大用,小材小用,才无完才,任何人不可能样样精通,只要个人从人才的角度选用,没有人不是人才。

用当其时。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人才,不拘一格地用,要让他们在黄金时期发出闪亮的的光芒。当然如果确信其为人才,即便是晚了点,也要亡羊补牢,不要再失良机。

留住人才。人才要用得好,还要留得住,要尽量为人才成长创造舒适的环境。不要因一时之误就否定人才的作用。人才当然不是全靠引进,更重要的是要用好当地的人才。

苏轼说:“天下未尝无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用好用活人才,就要像三国历史人物那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高瞻远瞩的卓识、天下为公的觉悟、运筹帷幄的方略。古人尚且能做到,我们难道做不到吗?



经典漫谈 (88)

## 关于灵感

金汝平

雨停了,太阳出来了,我的灵感还在沉睡。惊醒它吧,东方龙。

写作带有偶然性。或许这就是写作对我们的巨大诱惑?有时,构思与结局完全背道而驰,有时早晨提笔时的激情化为整个上午桌子边长久地枯坐。写什么?怎么写?这样写下去,意义和价值又在哪里?有时,精雕细琢,烂文一篇。有时,冲口而出,千古绝唱。但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这神灵的恩赐。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创造者”,所有自称“创造者”的人都该低下头来问自己。一个不相信灵感的人,不是诗人。一个只相信灵感的人,也写不出一首好诗。灵感与诗之间,还隔着一不容回避的领域。如何呈现?始于灵感,终于自觉的理性控制,这才是我们认可的写作。盲目的写作毫无前途,固然它给平庸的写作者带来洋洋得意的快乐。

作为诗人,我们对灵感的极端重视和不可或缺的依存与其他写作者迥然不同。写到某种程度,只要具备一定的训练和才气,谁还不能随便制造几首诗?但你可以制造十首诗,你不能制造一首熠熠闪光的诗。灵感,第一是灵感,首先是灵感,所谓有感而发。诗的本质,建筑在对灵感的精神捕捉和卓越的语言呈现上,然后再琢磨、修订,直至完成。诗之奥秘,并无其他。小说家可把写小说视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如农人播种,老师授课、出租车司机开车、医生看病、清洁工清扫街道,诗人对此抱以宽容之笑和谦卑之笑。诗人过分的勤奋都是一个笑话,诗人的相对懒散却可以为后人理解。诗人的大多时光并不写诗,但他以精神上独特的内在在行动,等待诗的翩翩来临。而当灵感的奇光异彩为他从天而降,他必欣喜若狂。

等待戈多是无休止的苦役,是可怕的绝望。但诗不是戈多,它没有辜负我们对它的痴心妄想、对它的一往情深。它来了!



诗坛随笔

外,在现实题材方面,风影大师兄的《争冠》系列值得注意,这部小说围绕一个排球家庭展开故事,将技术性内容写得引人入胜,足可在体育小说领域放一异彩。

### 发展趋势

2025年12月24日,阅文集团公布了2025年度网络文学“十二天王”名单,由这份名单,可大体窥见近年网络文学的发展趋势:年轻化、细分化、专业化。随着番茄小说盈利模式的影响力扩大,以及微短剧转化等跨媒介因素的影响,网络文学日益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一部分写作者试图以更迅速的速度制造爽点并抓住游客性读者,从而获得流量积累;另一部分写作者则是在原有基础上持续深耕,构建技术壁垒,形成读者黏性。

就山西网络文学2025年的创作情况来看,其短时间内的发展趋势是“持续深耕”。

一方面,前文所谓“速度”,既指叙事速度,也指转化速度。近年网络文学领域兴起的“一文多做”(小说、有声、短剧同步转化)模式,对作者的工作配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有影响力的短剧工作室、动漫工作室、有声书厂牌往往集中于一线城市,居住在山西的网文作者并不占优势。

另一方面,山西网络文学向来有“厚重”的传统,许多作家偏爱庞大繁复的世界观设定、肌理丰盈的技术细节,或细腻饱满的情感书写。且不说银河九天、陈风笑等资深作者,年轻作者如我爱小豆,其创作也明显偏于厚重,读者往往需要进入其逻辑内核,才会被那个虚构的世界深深震撼。轻灵者愈轻灵,厚重者愈厚重,网络文学发展的方向就是在每个细分领域做到极致。若以未来十年为尺度衡量,部分读者必定越来越需要一种有难度的网文作品。因此,山西网络文学的“厚重”无疑是巨大的优势。

妖姬、红眸三位作家获此荣誉。不久前,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获奖名单揭晓,颓废龙、酒剑仙人分别凭借《祂们都叫我大师》《开局账号被盗,反手充值一百万》两部作品获奖。

### 题材类型

学者李玮认为网络文学的发展至2018年形成一个节点,自此开始从“类型化”走向“后类型化”或“去类型化”。“近年出现的‘爆款’网络文学呈现出诸多忽略类型化套路,甚至故意‘反套路’、寻求‘变体’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打破类型化套路,成为近年网络文学重新召唤情感共同体的‘奥秘’。”山西网络文学的题材类型变化也大致遵循着这条规律。从2025年的在更作品来看,多类型的融合,或既有题材基础上的突破或“反套路”,都是十分突出的现象。

具体而言,“重设定”的作品往往倾向类型融合,“重人物”的作品则往往倾向题材突破。比如陈风笑的《招黑约起点的有陈风笑、颓废龙、叨狼、张老西、九夏忧桑等,签约晋江的有雾十、桑沃、Aka木头、秦皇等。这一方面说明山西网络文学仍以精品付费模式为基本盘,知名作家都有自己的稳定读者群;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年轻作者队伍亟待壮大,相比江浙地区,山西的“95后”作者仍然较少。此外,也有少数作者在咪咕阅读这样的混合型平台发表作品,如风影大师兄,是我央啊等。

据山西文学院统计,山西省目前持续创作的网络作家有470余名,根据这一数据粗略估算,2025年山西网络文学的在更作品应在百部以上,其中能够形成一定影响力的,大致在20部上下。山西网络文学的发展与山西省作家协会、山西文学院的扶持激励密不可分。“赵树理文学奖”设立网络文学奖已有三届之久,此前有拓跋小妖、纷舞

2025年12月18日,山西省作家协会网络作家协会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山西网络文学走向一个新的阶段。2020年以来,山西网络文学的发展呈现稳健形势,资深作家如陈风笑、风影大师兄、纷舞妖姬、常书欣等,中坚力量如颓废龙、竹宴小生、拓跋小妖、张老西、手握寸关尺等,年轻作家如我爱小豆、是我央啊等,或保持稳定的更新速度,或谋求作品的IP转化,或拓展跨媒介的创作可能,都取得了显著成就。本文主要以创作生态、题材类型、发展趋势为纲,梳理并观察2025年山西网络文学的创作态势。

### 创作生态

近年来,网络文学创作生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阅文集团凭借全产业链整合能力占据优势地位,但番茄、七猫等新兴平台所推出的免费阅读模式,及其对“短钱IP价值”的发掘,都在隐隐动摇着阅文的位置。2025年活跃的山西网络作家中,依托传统网络平台的仍占多数,如签约起点的有陈风笑、颓废龙、叨狼、张老西、九夏忧桑等,签约晋江的有雾十、桑沃、Aka木头、秦皇等。这一方面说明山西网络文学仍以精品付费模式为基本盘,知名作家都有自己的稳定读者群;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年轻作者队伍亟待壮大,相比江浙地区,山西的“95后”作者仍然较少。此外,也有少数作者在咪咕阅读这样的混合型平台发表作品,如风影大师兄,是我央啊等。

据山西文学院统计,山西省目前持续创作的网络作家有470余名,根据这一数据粗略估算,2025年山西网络文学的在更作品应在百部以上,其中能够形成一定影响力的,大致在20部上下。山西网络文学的发展与山西省作家协会、山西文学院的扶持激励密不可分。“赵树理文学奖”设立网络文学奖已有三届之久,此前有拓跋小妖、纷舞



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揭晓,彰显了山西文学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多彩风貌。今日起,本版推出“赵树理文学奖获奖者言”栏目,展现获奖者的创作过程、文学初心,以及以时代同频共振的生命体验。——编者

## 凝望苍茫西口

李爱民

了写一部全景式反映走西口文学作品的念头,让更多人真正了解这段历史。

说来也是鬼使神差,其时我连个业余作家都不算,充其量是只发表过一些豆腐块的文学爱好者。一个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经过文学训练的门外汉,居然不自量力要挑战这么重大的一个题目,只能说是无知者无畏。因为无知,所以野心勃勃;因为无畏,也就不计较成败。

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人口迁徙事件之一。入清以来,中原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土地兼并严重,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民不聊生,晋陕冀等地丧失土地的贫民纷纷背井离乡,跨过长城前往蒙古地区逃荒谋生。位处黄土高原黄河东岸的山西河保偏(河曲、保德、偏关)三县,出于和内蒙古土地相连的便利条件,走西口高发于这一带是顺理成章之事。有资料显示,在口外定居的河保偏三县走西口的后人,总数就和现在三县的人口相当,甚或更多。

遥迤西口路,斑斑泪与血。三百年间,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进入广袤的塞外河套。有的垦荒种、种庄稼,有的挖大渠、兴水利,有的掏甘草、搞贸易,有的开票号、促流通……他们的足迹遍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最远的向西可达新疆,向北可达俄边境的恰克图,开辟了一条通往中亚的国际商贸通道。

漫漫三百年,从中原大地到塞外辽阔的荒漠留下了无数人的足迹。一条被迫无奈的谋生之路,延伸衍变成一条不屈不挠的创业之路,一条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奋进之路,在民族奋斗的历程中写就了浓重的一笔,谱就了一曲逃荒避难的悲歌、一曲拼搏奋斗的壮歌。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历时五年半完成这部长篇小说初稿后,我大着胆子走进山西省作家协会大门,向慕名

已久的张发老师请教。没想到张发老师毫不怠慢我这个素未谋面的基层作者,而且当着我的面浏览一遍,当场给予高度肯定。随后,他除了自己认真审读,又引荐作家鲁顺民和黄风老师指教。在三位老师的共同指导下,小说几经修改,终于定稿成型。另外在寻找出版过程中,得到北岳文艺出版社王朝军老师认可,他定名《西口,西口》,给予出版。没有他们的帮助,小说不可能有面世的机会,也不可能取得现在的成果。在此向他们致以真诚的感谢。

凝望苍茫西口,三百年的历史早已尘封在岁月的长河里,但是走西口带来的深远影响至今并未消殆。

这部小说尚未出版前,应一位祖籍保德的走西口后人邀约,我第一次踏上走西口之路。在昔年祖辈们走西口的必经之地——内蒙古准格尔旗沙圪堵镇,我和这位老乡会面。这位老乡的父母在新中国成立前来到内蒙古定居,他是走西口的第二代。他通过自己的艰辛打拼,创办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民营企业集团,是走西口后人里的佼佼者。他告诉我,几十年时间里,他接触过数不清的走西口后人。2012年,内蒙古成立山西商会,有各行各业200多位山西籍企业家入会,其中就有山西祁县乔家的后代。2015年,《山西晚报》记者到内蒙古寻访山西籍企业家,由于时间仓促,只知道了部分企业,尽管这样,当时到场的就有超过200家企业的山西籍高管。这足以说明山西籍走西口的后人对内蒙古社会经济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走西口所体现的那种艰苦奋斗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已经在塞外生根发芽、蓬勃生长。

我蓦然惊觉,身为一名家后人,有必要也有责任对那些继承了先辈优良传统的走西口后人,投以持续而温情的关注。

## 车辙深深 心灵共振

——观电影《感恩号·大篷车》

邢兆远

电影深植时代语境,找准与当代社会的契合点,从传统的“养亲”“顺亲”上升为“敬亲”“悦亲”,以“情绪价值”弥合代际之间的疏离与裂缝。同时,跨越不同境遇的人群,将无数个个体紧紧勾连,引发社会共情的吟唱。为跟踪而来求助的女孩千鹤,解开“父女为如何孝敬奶奶产生的纠葛”;王氏兄弟的言谈举止,使其一家人破涕为笑,矛盾得以解决。辘辘的车声超越了一家一户的温情叙事,释放出心灵共振的广阔空间,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回响。

“借景”创“新景”,使其内涵更加丰富。《感恩号·大篷车》让向上向善、孝老爱亲的道德涟漪徐徐扩散,从而生发洗涤心灵的力量,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大篷车”走进山野,遇到一个抢劫者拿刀威胁一名弱小的瑶族女孩,当过武警的二弟三拳两脚就将歹徒制服。孝与善感动了整个部落,当地人给他们以最高礼遇。这一特定场景和戏剧冲突的创意极具匠心,从家庭伦理上升到社会伦理,彰显出价值高度与情感深度。

随着“感恩号·大篷车”的长征之路,镜头中的蓝天、碧水、山峰、草原、茂林、人居……呈现出“山水相望,万物亲和”的图景,烘托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彰显出“上善



作者介绍:李爱民,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山西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在《山西文学》《黄河》等刊物发表多篇小说、散文。长篇小说《西口西口》获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人类的迁移活动,几乎贯穿整个历史进程。经由明朝到清朝的更替,本就贫瘠的陕北愈加贫穷。古语说“人挪活树挪死”,我的一位祖先扛扁担,依靠装箩、钉秤的手艺,自陝西神木来到山西保德落脚扎根。没想到,尽管跨过了黄河,河这边的土地并不比河那边的土地更养人。儿孙中不免就有走西口谋生的。直到我的爷爷辈,仍然有两位堂兄弟分别走出西口,最终埋骨他乡。

在晋西北的保德县,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走西口的祖辈先人,几乎家家户户在口外都有几门远亲近戚。

儿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长大些后,听到一首民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才多少有些体会;直到成年后,才知道历史上原来还有走西口这么一回悲壮的事情。

自从走西口进入我的视野,与之相关的影视和文学作品看了不少,可是始终没有发现一部能够全面展现走西口原貌的作品。2009年春节,央视开年大剧《走西口》热播后,仍觉不能尽兴,时近中年的我一时兴起,当即动

一辆大篷车在荧屏上行驶,承载着“孝的长征”,跋涉于万水千山之间,携裹着情感的潮峰,铺叙着人性的本真。一步连着一部,唤醒了原生基因;一程接着一程,驶入了时代风景。近日,孝道文化电影《感恩号·大篷车》获第十七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组委会特别奖。谈到创作初心,导演马岱山充满深情地说:“孝乃善之根源,从此出发,从点点滴滴做起,去铺叙漫漫人生路。”

电影《感恩号·大篷车》是根据“感动中国孝子”王凯、王锐兄弟俩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曾参加抗美援朝的父亲临终嘱咐,让儿子圆其母亲“到北京看天安门”的心愿。因母亲乘现代车辆头晕,王氏兄弟拉着自制的710斤重人力车,徒步推拉着母亲来到北京。当母亲看到天安门时,脸上挂满了笑容,身体变得硬朗起来。于是兄弟俩商定继续前行,历时517天,行程达3.7万里,走过了600多个城市,磨破37双鞋,陪伴母亲畅游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因而“感动了”中国,撩拨着亿万人的心扉。

光与影牵动着绵延的血脉,“羊羔跪乳”“乌鸦反哺”般的本真与纯净,让人们触到了生生不息的人类情感之根源,领略到孝道直抵人心的力量。沉浸在“翻山越岭,血泡满脚”“二弟不顾妻子反对,执意带病沿途侍母”“夜宿荒野以鞭驱狼群”“母亲细心为儿子挑开脚泡”“暴风雨中的艰难跋涉”等艺术场景,似一股股柔软的风拂过了心田。一个个丰满的人物形象在眼前矗立,释放出强烈的冲击力和感染力。

《感恩号·大篷车》在时空交织、情感发散、伦理演绎中,回答了孝文化如何更好传承的当今之问。电影将代代传承的基因化为温馨动人的叙事,让平凡百姓的一束“微光”化作了“时代彩虹”,对伦理、风俗、道德进行了新的价值重构。